

围炉煮酒消漏长

申功晶

我少年时所住的老宅，屋宽且梁高，一到严冬，即便门窗紧闭，仍冷入骨髓。我和堂兄便跑至低矮狭小的灶间，看叔祖母在煤炉上烧开水、做蛋饺……一边蹭余热取暖，一边读诗书消遣。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古人们架起寒炉，温酒消寒，清代的潘榕“围坐红泥小火炉，煮酒谈今夕”；宋朝的赵长卿“围炉面小窗，对火怯夜冷，猛饮消漏长”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是风雅无双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风雪、火炉、好友、美酒，勾勒出一幅暖意融融的消寒图；冬天不是写诗天，连诗界“扛把子”、笔耕不辍的李白也偷了个懒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”《水浒传》里鲁智深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，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”，常看得我垂涎欲滴，少年不知酒滋味，却在文学作品中却受到极大的诱惑，这酒究竟为何物？引得无数好汉竟折腰！

长我三岁的堂兄，最懂我的心思，一日，堂兄进门，从身后掏出一个小小酒瓶在我面前晃了晃：“我爸和我舅喝剩下的，咱哥俩尝尝鲜！”“酒不是大人才喝么？”我迟疑不决。“怕什么，这是黄酒，活血暖胃，驱寒滋补。”堂兄将酒坛置于煤炉上温片刻，小小灶间，须臾便盈溢着一股子酒香，他倒半碗给我，我抿了一口，甜丝丝的，还浸透着米香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。

东坡居士说：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！”有酒无菜，着实干喝无味，可我们两个小孩，哪能耐去整一桌子大鱼大肉？我努力“追忆”古人的下酒菜：“跪进雕胡饭，月光明素盘。”诗仙李白拿“雕胡”，也就是茭白下酒；“问答乃未已，儿女罗酒浆。夜雨翦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诗圣杜甫的下酒菜是翠色欲滴的小清新——韭菜；苏大胡子是个资深吃货，他在杭州当官，发明了浓油赤酱的东坡肉，令人食指大动；“民国第一吃货”梁实秋在《雅舍谈吃》中谈到，自己最喜爱的下酒菜是“先在沸水中烫过，然后掰开贝壳，一个个的都仰列在盘里，洒上料酒姜末胡椒粉，即可上桌，为上好的佐酒之物”的炆青蛤；美食家汪曾祺的下酒菜更是五花八门，火烤青椒、毛豆荚、咸菜烧鲫鱼、茶叶蛋、家常豆腐、炒花生……这些极普通的家常菜，也是他最喜爱的下酒菜；最最深入人心的“国民下酒之物”，莫过于鲁迅先生笔下“有钱买酒、无钱买菜的人也能吃得有滋有味”的茴香豆。忽地福至心灵，跑到自家堂屋里，拿了猪肉脯、花生米、鹌鹑蛋、卤汁豆腐干等零食充当下酒菜。

瞧我哥俩吃得有滋有味，风生水起，年长的大表姐也加入我们，从两人对饮，变成三人小酌。寒假中午，表姐会亲自炒几个小菜，我和堂兄则各从自家橱柜里打包红烧狮子头、酱牛肉、猪口条、茶叶蛋……拿到灶间，在我印象中，最下酒的莫过于韭黄炒鸡蛋和香煎凤尾鱼，前者鲜洁爽口、香嫩下饭，后者又甜又咸、嚼劲十足。每逢冬至，贤惠的大伯母会端一盘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饺专门送到灶间，配上刚烫好的黄酒，我们哥仨喝一口酒、咬一口饺子，可谓“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”。酒足饭饱，打打扑克、下下五子棋，堂兄还把叔祖母卧室里的收音机拎出来，围在一起听单田芳说《隋唐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……有一搭没一搭聊起了佐酒之物，堂兄极喜贾宝玉在薛姨妈房里就酒的鹅掌鸭信；表姐的口味比较独特，羡慕周作人用“四臭”即臭苋菜、臭豆腐、臭冬瓜、臭卤菜下酒；我则饶有兴致琢磨起“一代怪杰”金圣叹砍头前，和监斩官开的玩笑“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，有火腿味”。我曾试着用豆腐干卷起花生米，却怎么都没吃出火腿的味道。或许，圣人和凡人的味蕾构造有差异吧！

其实，富人有富人的享受，北京八大饭庄下酒菜有四海四山、八仙八素，奢侈得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；穷人有穷人的吃法，手心里攥一撮盐末，手指头沾点，吮到嘴里，仿佛下酒的是珍馐佳肴；文人有文人的讲究，雅致高尚如周瘦鹃，讲究喝酒要十三炒，如炒虾仁、炒腰花、炒鳝丝、炒蟹粉、炒塘鲤鱼片……他的夫人亦是烹饪高手，几样下酒小菜顷刻上桌：一碗咸肉炖鲜肉、一盘竹笋片炒鸡蛋、一碟肉馅鲫鱼、一盅笋丁炒蚕豆，好香又好下酒；粗人自有粗人的乐子，“摊摆在胡同口，蹲在那儿喝”，一壶酒、一碟菜，快活似神仙。窗外，鹅毛飘飘，屋内，人间烟火；万籁俱静之际，大表姐取出铅笔，专心素描，她有一个“画家梦”；堂兄打开课本，默诵英文，他有一个“托福梦”；我则饶有兴致地翻我那本扉页泛黄的线装版《水浒传》。

又一个大雪封门的严冬，老宅早已拆迁，我坐在开着暖气的敞亮楼房里，此时，大表姐已成为某大学美术教授；堂兄则远渡重洋，拿了绿卡定居美利坚；我算是半个“自由撰稿人”吧，闲来无事，读读书、码码字、赚点稿费，忽而忆及少年往事，整了一碟茴香豆、一盘苏式卤鸭、一碗韭黄鸡蛋和一壶绍兴老酒在桌上，我嚼了豆、吃了菜、又喝了酒，却发现，那酒、那菜，再也没有当年的滋味了。



窗花迎春 孙世华 摄

父亲的东篱闲记

武玫

父亲不爱读报，上网频率不高，除了早晚固定的新闻节目，其他电视节目很少看。退休后，最让他兴致盎然、乐此不疲的，就是侍弄家里的小花园。小花园生生被他打造成琳琅的菜园子。

父亲离家当兵前没少干农活，锄地、挑水、刨花生……哪怕已离乡四十余年，经过几十年部队军姿训练的打磨，走路一快，也能看出他的右肩微微下沉。这是他年少时，田间辛劳的痕迹。

当年，他不顾爷爷的反对、奶奶的牵挂，坐了数千里绿皮火车到大西北当兵，想必是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禁锢在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上。年少时并不热爱农事的父亲，如今倒有了点五柳先生“守拙归田园”的感觉，小菜园自然被他归置得“桃李罗堂前”。

小菜园东北角是一株茂盛的耐冬。耐冬花是春天的报信使者，热烈艳红的花朵会在立春前后，刺破料峭残雪，为小菜园带来第一抹春色，花瓣上雪融化滴落，开始浸润僵睡了整个冬天的冻土。

父亲会趁着阳光正好的上午翻地，僵硬的土地，在春光中慢慢舒展蓬松起来。若逢大集，父亲就会兴冲冲地去集市上采购各种种子、菜苗和新农具回来。

小菜园四周的铁艺栏杆上，攀满五月梅和蔷薇。一场谷雨过后，洁白、淡粉、深红的小花苞次第探出头。先是零星羞涩地藏在密密匝匝的油绿叶子中，渐渐热闹起来，像各色星星糖一样缀满的枝头，带来了喧嚣热闹的初夏。

这个时候，春韭正鲜嫩多汁。新发的韭菜叶纤细如裁，阳光一照，青翠得能滴出水来。父亲特别宝贝头茬韭菜，一再叮嘱母亲要一棵一棵地剪掉根部，一绺一绺地清洗干净，包一顿韭菜鸡蛋三鲜馅儿的饺子。那一年中最鲜香的初夏味道。

西南角，是小菜园日光最盛的角

落。一株硕大的金桂伫立于此。寒露时节，从小菜园旁经过，甜香沁人心脾，不知不觉桂花开了。黄米粒般的小碎花挤成一小簇一小簇地挂满树冠，给树冠罩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月光。

这个时节，小菜园最是热闹。金灿灿的南瓜、翠汪汪的佛手、紫油油的茄子……把小菜园装点得五彩缤纷。闲不住的父亲愈发忙碌，上午摘回一筐佛手瓜，下午又抱回一个大南瓜。今天拍照发朋友圈，明天分派送给亲友四邻尝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什么时候，院外的柿子树黄叶落尽，只剩下一个个金黄的小灯笼挂在枝头，也就到了冬季。冬季的小菜园虽然沉寂，但也不萧条。父亲支起小小的暖棚，暖棚中温润潮湿，小油菜、生菜、苔菜可以安然过冬，也适合种平菇。雪落的时候，跑到小暖棚里，薅一把脆生生的小油菜，再掐几朵肥厚舒展的蘑菇，用骨汤烫一烫，蘸上醇厚浓郁的韭花芝麻酱，幸福感就随着热气升腾起来。

不论春夏还是雨雪，小菜园总不缺来客。脖子上戴一圈领花的大个儿斑鸠，躲在桂花树上暗中观察很久，趁人不注意，叼起一颗晾晒的花生就扑啦啦地飞走了。还有不知哪里来的鹌鹑和喜鹊，在高大的柿子树上啄着柿子，那些柿子是父亲特意留给它们过冬的。也有不吃蔬菜的奶牛猫一家，一看到父亲，就拖着又嗲又长的夹子音，蹭过来讨要猫粮。所有的访客都很自觉，不会胡乱踩踏菜地和啄食菜叶果实。可能万物有灵，它们也懂父亲的心境。

人在年轻的时候，生活和心智总会被百舸争流的雄心和意气填满。岁月为抱负找到出口，有的意气化为大大小小的高光时刻，有的雄心则悄无声息地被消磨殆尽。到了一定年纪，总渴望跳脱尘网樊笼，回到记忆中最简单的时刻。

复得返自然，悠然见南山。我突然有些羡慕父亲了！